

现代汉语动词的自动性与他动性

——以“感动”和“激动”¹⁾为例

田 禾

Abstract: On the base of the theory of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we discu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ansitive verb “*gandong*” and the intransitive verb “*jidong*”. Both of them are unaccusative, bring patient-centered events. But “*gandong*” is also causative. As a causative verb, when the Causer takes the subject position and the light verb CAUSE only exists in D-Structure, it is possible for “*gandong*” to be transitive.

Key words: unaccusative / 非宾格动词, patient-centered event / 以受事为中心的事, causative / 致使动词

1. 引言

汉语的动词分类因其对动词语义和用法的侧重点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分类标准。这样一来即使是同一个动词也同时分属不同的类别。比如动词“跑”，是动作动词，是可持续性动词，是自主动词，是非及物动词，是可控的，是无界的，是可重叠的，是中性的……这些分类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角度来综合性地观察一个动词，更好地把握这个动词的语义和功能特征，并且通过对这样具体的单个动词的不同侧面的描述，无疑也能够对汉语动词的整体特征有较深入的了解。在这些分类当中，有几个是跟动

1) 对于这两个动词的异同曾在「楽しく学べる中国語」的由相原茂先生监修的「中国語類義語弁別」栏目第28回中做过概括性的说明。在其中执笔过程中感受到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也是本文选择这一题目的起因之一。

词所涉及的施受关系密切相关的。动词能不能带宾语，能带什么样的宾语，是每个动词最基本的属性之一。同时出现在这个动词所在句子的主语位置上的词语属性也与该动词的使用密切相关。本文尝试用已有的几个分类系统对近义词“感动”和“激动”各自的施受关系进行探讨，在描述这两个动词的自动性和他动性特征的同时，对有关的动词分类中的一些问题加以梳理。

2. 强受动性与弱施事性

我们先来看看“感动”和“激动”的使用实例：

- 1) 听了他的话我很感动。
- 2) 他的话让我很感动。
- 3) 他的话使我很受感动。
- 4) 他的话深深地感动了大家。
- 5) 毕业二十年又能跟大家见面，我很激动。
- 6) 获奖确实很让人激动。
- 7) 别激动，别太激动！
- 8) 终于迎来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从上边这几个例句可以看出，“感动”和“激动”都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有一定的形容词特征，是属于心理动词²⁾范畴的。与“吃”、“写”等动作动词相比，描述心理活动的动词虽然可以带宾语，有及物性的一面，但很明显不是能够人为地决定是否实施的动作行为，张伯江（2009）指出“缺乏意愿性的，则应该视为弱施事性”。“感动”和“激动”在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特征，都不是出于动作者的意愿（volition）发出的，投影在句子结构中，这两个动词都既能进入[人+很V]语义槽，也能进入[让人+很V]语义槽，并且两种语义槽的实质意义相等，都表示致使的结果是[人+出现+“状态”]，其本质是指向受事的，呈现出强受事性特征。强受事性和弱施事性特征分

2) 也有叫“状态动词”的，如《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是把心理动词归为状态动词的下位概念，并指出“表示心理状态的状态动词是及物的，表示生理状态的状态动词是不及物的。”（p154）

别从受事和施事两个对立角度来说明同一个动词在施受关系上的语义角色，是互为因果的。同时，在使动句中，其主语的属性最多的是和人有从属关系的抽象事物，如“他的话”等。其次是一般抽象名词，如“获奖”等。这些不是指称人的名词其生命度很低，无所谓意愿，这就从句法形式上契合了“感动”和“激动”呈现弱施事性的特征。张伯江先生在文中分别引用陆丙甫和 Fillmore 的说法³⁾，指出“典型的施事是定指的和生命度高的名词，而典型的受事是不定指低生命度名词。也就是说施事有定指和高生命度的倾向，而受事有不定指和低生命度的倾向。”但另一方面，“有生命的名词受影响，容易吸引我们从它的角度去看事件”，因而“有生命的受事性成分比无生命的受影响性更强”。按照这一观点，“感动”和“激动”的施事通常是无生命的，而受事是有生命的，正好与典型的施受关系相反，其受影响的程度也最高。我们认为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感动”和“激动”的用不用使动词语义完全相同的现象。

先看“感动”。受动词原本的语义影响，具有“感动”这一状态的必定是指“人”（包括拟人成分）。造成人感动的一些抽象名词因为生命度很低，不具备意愿性，也就是说施事性很低，因此动词的施事必须通过结果的显现来实现。比如，“这件事”的影响力必须通过“我很感动”这一状态的出现来证实。也可以说“我很感动”是“这件事”致使的结果。而“感动”的强受事性使“我很感动”的“我”不能充当施事角色，只能是受事。这样一来，即使致使的原因不在句子中由具体词语显现出来，只说“我很感动”，施事的位置也仍然保留，可以描述为 [A + CAUSE + 我很感动]⁴⁾。而“这件事”填补施事位置，使动词出现在 CAUSE 位置上后，[这件事 + 让 + 我很感动] 除了情报量增加以外，二者的语义是相同的。

正如“我很感动。”与“这件事让我很感动。”语义相同一样，“激动”也无论是否用使动词“我很激动。”和“这件事让我很激动。”二者的语义也是相同的。事实上所有描写人的精神情绪的形容词或心理动词也都可以同时进入 [人 + 很 F] 以及使动句 [A + 让人很 F] 这两个句式，如：

3) 参见张伯江 (2009) pp. 58 ~ 59

4) 也有观点认为致使句是由 [主语 + V + 宾语 1 + 宾语 2] 构成的，如邢欣 (1995) 《致使动词的配价》，《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

9) 她很高兴。

10) 老师的话让她很高兴。

原因仍然是由这类词义所具有的对高生命度的状态的描述而产生的弱施事性及强受动性特征所决定的。

以上的分析是说“感动”和“激动”共性的一面，我们当然还注意到例3)“他的话使我很受感动。”所显示出的双重受事特征只限于“感动”，而并没有出现在使用“激动”的句子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想从及物和不及物的角度来探讨。

3. 及物与不及物

及物和不及物这一对概念原本是严格按照能否带宾语这个句法特征而规定的动词分类标准。在很多语言里都是切实可行的，可是运用到汉语里我们发现有很多“例外”。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王冕死了父亲。”这个句子。动词“死”当然是不及物的，可为什么能带宾语，一直以来有很多论文针对这一现象作了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冕死了父亲。”是从“王冕的父亲死了。”这个句子的名词“父亲”发生移位而产生的。可是有两点使我们觉得这种解释不太令人信服。一个是徐杰（2001）所指出的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来看，在两中形式中：

A 式 一个老头死了

B 式 死了一个老头

根据深层结构的语法派生过程“一般说来，名词性成分的移位（NP-Movement）都是向上的（upward），提升式的，而不是向下的（downward），下降式的。”可以推论出，B式是基本式。也就是说，基本式“死了一个老头”中的名词词组位移到前边而生成了“一个老头死了”。支持这个结论的是“约束理论”（Binding Theory），徐文中特意说明“名词性成分移位后留在原位置的‘语迹’（NP-t (trace)），是个回指词性质的空语类（anaphoric empty category），它就象一个反身代词一样要受约束理论中的A原则制约。”而从A式向B式推导的话，则“留在原位置的语迹NP-t由于处于最高的主语位置，它不能得到适当约束，违反了约束理论的A原则，所以

整个派生推导过程是违反相关语法条件的。”⁵⁾ 我们觉得这个说明虽然不是直接以“王冕死了父亲。”为例,但对于“死”这种“深层无主语的属性”⁶⁾的描述是令人信服的。

除此之外,我们不同意“王冕死了父亲。”是从“王冕的父亲死了。”生成而来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两个句子虽然描述的是同一个事实,但是二者所传递的情报量及语义重心存在很大差异。通常只是报告一个死亡信息时,用“某某人死了。”这个句式就足以表达。而只有在以“王冕”为话题,叙述其遭遇时才用“王冕死了父亲。”这种含有附加的语用义的句子,并且这个句子不是一个独立的自足句,后头还要跟着继续以“王冕”为话题叙述新信息,也就是说,实际上“王冕死了父亲”这样的句子是为了传递紧接其后的新信息而设定的背景信息。我们的想法是,原本不能出现在宾语前这个位置上的不及物动词,因其所表达的深层含义是[失去/(得到)],使主语因此而发生了变化,对主语拥有了影响力,这一他动性特征的产生赋予了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能力。也就是说,所谓及物或不及物这一原本根据能否带宾语而命名的分类,在现代汉语中因为受到句式义的影响,虽然动词的论元数量仍然不发生增减,但只要能在 EXIST 或 OCCUR⁷⁾ 的位置上具体实现其语义,跟原本所带的论元一起构成影响力,在这个条件下动词就能带宾语而呈现出一时性的只限于某种句式的及物动词特征。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感动”和“激动”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征。首先从例4)“他的话深深地感动了大家。”可以知道,“感动”不需要什么特殊句式的帮助就可以带宾语,是个及物动词。这句话可以把宾语提前,用被动句表达相同语义:

4) 大家被他的话深深地感动了。

也就是说“大家”出现“感动”这一状态的原因是由于“他的话”,那么如果不需要一次性提供太多情报,这个句子就可以简化为:

4) 大家被深深地感动了。→大家被感动了。→大家感动了。

在最后一个步骤上发生了突变,“被”字消失了而句子的真值语义却没有发生变化,

5) 沈阳(1995)也运用了约束理论,但是认为NP可以部分地从前往后位移,并将留在原来位置上的和位移后的部分之间的关系命名为“非约束关系”。

6) 这个概括是直接引用沈家煊(2006)P294的说法。

7) 详见李杰(2007)

主动和被动融合为一体了。而通常主动和被动这一组对立的表现形式所表达的语义也应该是对立的。试比较：

11) 这件事深刻地影响了他。

11)' 他被这件事深刻地影响了。

11)" 他被深刻地影响了。→他被影响了。(X →他影响了。)

“被影响”和“影响”的真值语义正好相反，不能因所传递的情报量减少而同义简化。和“影响”相比，“感动”一方面具有相同的受事性特征，可以出现在非人称主语的句子的谓语位置上。也可以作为一种蕴含结果义的动词只跟“了”结合而不必借助补语等形式出现在被动句的句尾。但是在人称主语的句子中，“影响”随着主语生命度的提高而显现出明显的施事性，“他影响了。”的第一选择语义⁸⁾是“他影响了这件事。”这样的他动性句子，而不会是被动的“他受影响”。而“感动”即使在人称主语的句子中也无法从被动转换为主动，不能说“X 大家感动了他的话”。“感动”的弱施事性尤其是其所表达的状态性特征，在其后没有宾语出现时只能表达主语的状态，从而使句子中即使没有“被”字也仍然是被动状态。正是有无标记都表示被动这一特征，才使例3)“他的话使我很受感动。”的“很受感动”的真值语义等同于“很感动”，这样一来跟前文中已经分析过的“我很感动”、“他的话让我很感动”就没什么分别了。“受”字的保留只是令“感动”的受事性特征显性化，凸显主语“他的话”的致使义。但是，毕竟，“感动”还是能带宾语的，与“激动”的不及物性有本质的区别。不及物动词的论元数只有一个，不需要区分论旨角色，被动标记没有用武之地，自然地这类动词也就不可能出现在被动标记之后了。这样看来，“感动”和“激动”虽然都具有强受事性特征，但“感动”还有一定的施事性，而现代汉语中的“激动”已经完全没有这种他动性了。这一点用下面这个语义槽也可以证实：[努力地+V]，“感动”进入这个语义槽后无法自足，必须带上宾语，

12) 我努力地感动他。

“激动”即使进入这个明显表示意愿的语义槽，仍然保持原本的不及物特征，不能带

8) 在具体语境中可能有其他选择，如甲说“这件事只有他没受影响。”乙对此反驳说“不能这么说，他也多少影响了，只不过不太严重而已。”这时的“影响”有被动义。

宾语,

13) 我努力地激动。

不过,“感动”即使带上了宾语,也仍然是通过宾语出现感动的状态来最终实现这个动词本身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例12)等同于下面这个说法:

14) 我努力地让他感动。

对比“我努力地学习他。”绝不等同于“我努力地让他学习。”很明显,“感动”这个动词跟一般的及物动词不属于一类。

无独有偶,“感动”的这个[NP1 感动 NP2 = NP2 被感动 = NP2 感动]特征在“打败”这个动词身上也可以看到。吕叔湘(1987)就指出“胜”和“败”在语义的施受关系上有很大区别,“中国队战胜了(韩国队)。”不管宾语是否出现,句子都是说中国队赢了。而“中国队打败了韩国队。”去掉宾语后,句子的意思发生逆转,从中国队赢了变成中国队输了。黄正德(2007)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中国队打败了。”不是简单省略了宾语而生成的,“其深层结构应该是个无主句”,是“经过宾语提前而成为表面上的受事主语句”,并将这个句子的施受关系图示如下:

a. [e] 打败了 中国队 (深层结构)

b. 中国队 打败了 t (表层结构)



这个图示很明确地让我们看到,“打败”和“死了一个老头”的名词词组位移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虽然在表层结构上“打败”能带宾语、展现出及物的特征,但其实质是跟不及物的“死”带宾语的情况相同。黄正德先生在文中指出“中国队打败了韩国队。”中的动词是个“致使动词”。仍以“胜”、“败”为例,黄文对动词的分类如下:

打胜: a. 中国队打胜了韩国队。(及物动词)

b. 中国队打胜了。(非作格动词)

打败: a. 中国队打败了韩国队。(致使动词)

b. 中国队打败了。(非宾格动词)

在稍后的行文中又将四类动词进一步归纳,主要以各自的论元为基准,分成两大类“非作格系列”与“非宾格系列”。前者包括一元的不及物动词如“笑/哭”等,还包括

二元的及物动词如“打 / 骂”等 后者包括一元的“来 / 死”等存现动词、不及物的“门关了。”中的“关”等“起始动词”。非宾格系列还包括二元及物的致使动词如“开、关、沉、摇、吓（了他一跳）、气死（了李四）等”。描述动作的非作格系列“以施事为基础论元”；而非宾格系列“指涉状态，以受事或客体为基础论元”。我们觉得，按照这个分类方法，“感动”是属于非宾格系列的二元及物致使动词。

把“感动”这样定位以后，可以很好地解释“感动”的论旨角色是受事而又能带宾语的特征。具体地说，“感动”是个深层结构只带受事论元的动词，由其构成的是个天然的无主句：

[e] 感动了 我（深层结构）

受事论元提升到主语位置，在表层结构显示为：

我 感动了 t（表层结构）



这样，非宾格动词“感动”所构成的“我感动了。”与被动句“我被感动了。”的实质施受关系没变，都是以受事论元“我”为基础论元而指向其状态。

黄正德先生在文中还指出，“就非宾格类来说，受事是内在论元担任深层结构的宾语，若在宾语之上冠以致事论元（Causer）做为主语，就成了及物的非宾格动词（=致使动词）。”我们认为，“感动”也完全具备这样的生成条件而带上宾语，成为及物的致使动词。如上文中讨论过的例4）“他的话深深地感动了大家。”就是把致事论元“他的话”作为主语，当该论元的动词由使动词充当时，在表层结构就显示为使动句“他的话使大家感动 / 他的话使大家很受感动。”；当致事论元的动词是个轻动词，不由语音形式在表层结构中显示出来时⁹⁾，“感动”就充当致使动词，“感动了大家”而具有及物的功能。对比以下两组句子可以更明显地区分出“感动”的致使性特征。

15) 他的话使我很受教育。

16) 他的话使我改变了很多。

“教育”、“改变”、“感动”这三个动词能进入非人称主语句，但是“教育”必须以有

9) light verb “轻动词”在生成语言学中不仅包括有明确语音形式的动词，也包括没有具体语音形式的空语类。

标记的被动态出现，“改变”不能带被动标记，“感动”有无被动标记都能合格并且语义相同。这也提示我们，在非作格和非宾格的分类中也是不均衡的，也存在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

有意思的是，我们通过查询语料库¹⁰⁾，也找到了为数极少的几例“激动”带宾语的句子。

17) 我几乎想说，这是一部诗的电影；它是以它的诗意在吸引、激动我们。

18) 她是个好人，心肠不硬也不软，所以小说中人物不大激动我。

19) 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

这几个句子的共同特征是，主语位置上的词语虽然不是人称词，但都有一定的拟人化，比起“获奖”这类抽象事件，拟人化的主语有一定的生命度，有了一定的意愿性，也就是说增强了影响力，有了他动性。也许是这个原因使“激动”也能带宾语了。不过，也许有人认为“激动”原本就有一个带宾语的例子，就是例8)的“激动人心”。我们认为，“激动人心”由于不能分开，不能加入“了/过”等动态助词，所以不易看作是“激动”充当句子的谓语、“人心”是其宾语，而更应看作是一个成语化了的动词词组。也就是说，我们觉得从“激动”在现代汉语中的分布情况来看，它是个不及物动词，是个一元的非宾格动词。

在最初的8个例句中，有一个表示否定的祈使句，例7)“别激动，别太激动！”而没有“感动”出现在祈使句中的例子，对这个问题我们尝试用[可控/非可控]的分类方法来加以解释。

4. 可控与非可控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涉及到了是否是出于“意愿”而进行“感动/激动”的实施这一问题。袁毓林(1991)根据是否以人为对象将动词在“述人动词”下分为可控动词和非可控动词。并对可控动词继续分类，一类为自主，一类为非自主。自主和非自主的概念首先来自马庆株(1989)，是说动作行为是否是人有意识地发出的。大体

10) 指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在此致谢！

的分类是：自主动词 / 非自主动词 - 属性动词 / 变化动词。有 8 个鉴别式来区分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¹¹⁾：

- i V + 〈祈使〉
- ii V + O + 〈祈使〉
- iii V + 来 / 去
- iv V + O + 来 / 去
- v 来 / 去 + V + 来 / 去
- vi 来 / 去 + V + O + 来 / 去
- vii 来 / 去 + V
- viii 来 / 去 + V + O

自主动词至少能进入上述 8 个格式中的一个。非自主动词一个也进不去。这种分类可以对如何使用一部分动词提供一个参照标准，比如能否进入把字句，能否重叠，能否带“了/着”等。根据这个标准，“感动”和“激动”都是非自主的。可是，具体到各自功能的分类，如自主动词前面可以出现“甬”构成祈使句、非自主动词之前不能出现“甬”这一条，“激动”就又可以成为自主的了。此外，非自主动词不能做“加以、严加、予以、进行、受到”等的宾语这一项也不适用于“感动”，可以说“受到感动”。不过，袁明军（1998）补充了“状态动词”类，对这一点进行了修正。如此一来，能否用“甬”成为一个判定“感动”和“激动”属性的重要标准。袁毓林先生文中指出，“‘甬’表示客观上没有理由或无需乎做某事，其预设是听话人准备或正在有意识地做某事。说话人用‘甬’正是为了劝阻这个有意识的行为，所以‘甬’后的动词只能是 V [+自主]。”，即便如此，我们感到“你甬激动。”合格度很高，可以认为是个自主动词。“你甬感动。”没有“激动”那么自然，不过也不是不能用，比如一个人感动了，对方劝他说“您甬感动，这都是骗人的把戏，赚您眼泪呢。”所以说，具体到某个动词，有时确实不容易确定它到底是哪一类。本来相比“甬”用“别”既可以允许自主动词也可以允许非自主动词在其后出现，但是“感动”绝不能出现在“别～！”这个祈使句里，倒显得“别”作为判别标准似乎更妥当。其实，我们

11) 根据詹卫东先生的整理

觉得用 [可控]、[非可控] 这一组分类标准往往更有说服力。不带“了”的“别~！”用来表示说话人禁止的命令，有明显的主观义，能进入这个句式的就是 [可控] 动词，反之为 [非可控]。这样分类有一个“实用价值”，就是非可控类的动词往往是跟“感动”同属一类的致使动词，至少有没有出现被动标记其真值语义不发生变化的可能。

5. 结语

我们从能否带宾语，什么条件下能带宾语，以及在不同句式中所表达的语义这三方面探讨了“感动”和“激动”的自动性和他动性特征。之所以用“自动/他动”这一组概念，就是考虑到“及物/不及物”在汉语中受句式影响而会出现暂时性的与本质不吻合的语用特征。总的来说，“感动”和“激动”一样，都是以深层结构的受事论元为基本论元的强受事性动词，不同的是“感动”的致使性特征使其能够带宾语而呈现出及物的性质。

参考文献

- 张伯江 2009 《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商务印书馆
- 王珍 2009 《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结构存在的认知理据》，徐杰、姚双云主编《动词与宾语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杰 2007 《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句研究》，学林出版社
- 袁毓林 1991 《祈使句式和动词的类》，《中国语文》第1期
- 邓思颖 2004 《作格化和汉语被动句》，《中国语文》第4期
- 2008 《轻动词在汉语句法和词法上的地位》，《现代中国语研究》第10期
- 沈家煊 2006 《“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中国语文》第4期
- 黄正德 2007 《汉语动词的题元结构与其句法表现》，《语言科学》第6期
- 刘探宙 2009 《一元非作格动词带宾语现象》，《中国语文》第2期
- 徐杰 2001 《及物性特征与相关德四类动词》，《语言研究》第3期
- 施春宏 2010 《动词拷贝句句式构造和句式意义的互动关系》，《中国语文》第2期
- 沈阳、郑定欧主编 1995 《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马庆株 1989 《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商务印书馆
- 袁明军 1998 《非自主动词的分类补议》，《中国语文》第4期

エクス 言語文化論集 加藤先生退職記念号 兼 学部開設75周年記念論文集

吕叔湘 1987 〈说“胜”和“败”〉, 《中国语文》第1期